特1
419

取扱注意
帙入
18

巻十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巻』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

廣博物志卷之十八

隴西董斯張著
吳趨馮夢桂訂

人倫一 總論人

誠子 君臣 孝子 賢子

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齶就而後能行三季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 韓詩外傳

一月而膏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胞五月

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淮南子

人皇之後有五姓四姓七姓十二姓紀則姓疑起於此通曆記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鄭樵氏族略

特 419

譜諜之不修也久矣自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離散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弘之先遼姓也疎之後乃爲東民之後乃爲氏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塵史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爾凡與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巻』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

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畧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顏氏家訓

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姒八曰有夏伯夷爲善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

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潛夫論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從母之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姊妹之子曰出出之子爲離孫侄之子爲歸孫婦稱夫之父母曰君舅君姑謂夫之庶母曰少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同陟塢爲亞爾雅

爸步可切父也妣子我切母也娟孟姊也媦音謂妹也

父槩也母牧也兄況也弟悌也子敬也孫順也男任也女和也廣雅

親襯也言相隱襯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父甫也始生巳也母冒也含生巳也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王雎也家中所歸雎也王母亦如之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皐也最在上皐韜諸下也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

人謂兄爲荒也弟弟也相次第而上也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曾祖也玄孫玄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玄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疎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皆爲早娶晚死壽考者言也父之兄曰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衍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已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已祖以爲名也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爲久故之人也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母

之兄弟曰舅亦如之也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巳家爲婦故反以此義稱之夫妻匹敵之義也妻之昆弟子曰外甥其姊妹女也來歸巳内爲妻故其男爲外甥之甥甥者生也他姓子本生於外不得如其女來在巳内也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曰離孫言遠離巳也侄之子曰歸孫婦人謂嫁曰歸侄子列故其所生爲孫也妻之姊妹曰娣娣弟也言與巳妻相長弟也母之姊妹曰姨亦如之禮謂之從母爲姨而來則從母列也故雖不來猶以此名之也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巳姊妹有恩私也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爲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嫂叟也叟老者稱也叟縮也人及物老皆縮小於舊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却退也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

敬奉之也又曰兄忪是巳所敬見之怔忡自肅
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忪亦如之也少婦謂
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巳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
婦曰娣娣弟也巳後來也或曰先後以來先後
言之也青徐人謂長婦曰稙長禾苗先生者曰
稙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熟祝也祝
始也兩壻相謂曰亞言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
亞次也又並來至女氏門姊夫在前妹夫在後
亦相亞而相倚共成其禮也又曰友壻言相親
友也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
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天子
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諸侯
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妃曰内
子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内治家也大夫之妃曰
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
家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
齊等言也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
敬也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姪娣曰媵媵承事

嫡也釋名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天之經也王曰善哉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動勞在地名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illegible]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

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

王曰善哉董子

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旺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上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叙其生陽名生陰名煞也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

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木也不以父母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不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季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臣之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白虎通

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

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者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主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

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者奏也聚也謂恩愛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族所以九何九之言齊父族四母族三妻族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並上○以下君臣

管仲射小白中其鉤白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衛人也去齊不遠君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

僵鮑叔割指血塗之死矣曾攝兵班固幽通賦注以政群臣爭讒之曰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之患其有小惡以其

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新論

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女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韓非子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說苑此與上文小異並存之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

桓公曰昔者吾聞譚三年得之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曾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裘袵非文也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大禍必有人害天處其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開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幸教寡人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說苑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公不聽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入得至公所告之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見仲父地下乃援素幭冪首而死葬以楊門之扇官子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逮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新序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劒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我身與有深憂吾安得

無呼車哉今大王日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說苑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虞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

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賞之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乃受賞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舅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强禦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若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内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並上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蘇與我處犯我以義吾與其處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其功不細必爵之申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勸吾服之嘗與處不見思之雖

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也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
諸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苑蘇爲上卿而逐申伯
出於國新序○恭王呂氏作文王莞蘇作莧諸

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
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
以臣爲葆吉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繩縛
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
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
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

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
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
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
葆申趨出自流于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
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
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
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呂氏春秋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
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

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上

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篇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荀子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酣重裘而立猶惜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

當房之賜者請還至宛之寇閭閭一夕而十徙臥不能賴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賈子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浮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無死與子同莒國杞梁

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說苑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七上車失軾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上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

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韓詩外傳

景公登篱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艫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琉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曷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欬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擐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見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豈墜其墜者何如曰如屨辦二子者出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墜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並上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

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繩緣桓公知衣而
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
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
之羮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强之亦
君之力也新序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
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
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
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
世之恩哉晉君釋之說苑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
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
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
譽也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
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會爲人臣侮其主

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以虎會爲上客　並上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對曰願爲諤諤之臣筆墨摻牘從君之過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淇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韓詩外傳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

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說苑

曾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上

昔顏回死曾定公將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抱朴子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欲

入耶曰然黯從城上繫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爲師也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黯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論語隱義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說苑

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百姓離散蒙穀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 戰國策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 淮南子 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鴈群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欲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爲有德於人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獵皆禽獸吾獨獵獨得善言而歸 新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

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臣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慽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墨子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季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說苑

豫讓爲知伯報讐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劒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劒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琑語史索隱

田鮪敎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敎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韓非子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蘄之檀衢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昌陳於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蘄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蘄之東閭毋蘄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即狐咺也

墨者有鉅子腹藭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藭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天下

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弗誅腹薅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呂氏春秋

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將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攝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使王歎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爲乃以上卿禮葬其頭華陽國志

仲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說苑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尺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韓子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申子避舍請罪上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

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呂氏春秋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

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上○以下孝子

伯奇既沉於江衣苕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其聲以爲子也乃援琴作子安之操或云期門離須兄弟三人兄從軍二季不歸離須當往輸屬其弟於所知弟欲同往離須固止之去數日弟夜亡莫知其處離須歸分布求之卒不可得故其操曰子安之琴操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

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甚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說苑

孝已一夕三起視衣之厚薄樹之高下人毀五也 尸子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爲人毀五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出河爲辭繫石於腰自沉而死 琴操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俗說

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

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甚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說苑

孝已一夕三起視衣之厚薄梲之高卑愛其親也 尸子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繫石於腰自沉而死 琴操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俗說

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

參方到即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呼汝耳論衡

曾子見益母而感本草

曾參行牽枯井湧泉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事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淮南子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公羊傳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莊子

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說陳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牽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說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蕭廣濟孝子傳

張掖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啣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灑石則成痕着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拾遺記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師覺授孝子傳

竺彌字道綸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至墓伏墳悲哭有白兎在其左右王歆孝子傳

孫期字仲彧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後漢書

吳郡馬皓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遂得免

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惡之因夜行毒而豹敬事逾謹

汝郁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强爲餐飯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

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上○搜神記周暢事與此大同不重錄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時初喪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曹操各減死一等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

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漢蕭固字秀異少有孝謹遭父母喪六年雉鵲遊狎其居麞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生子芝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宿其廬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爲孝感所致

陳元方有至德絕俗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

刺史嘉其至行表立尚書畫像百城以勵風俗焉海內先賢傳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鵎素狸擾其傍皓鳥鸛雀集於隴華陽國志

吳王虛之廬陵人年十二喪母三十二喪父二十五季鹽醋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二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樹一冬再實

欒恢年十一父爲縣吏得罪將殺恢伏市中晝夜號哭今泉之而赦其父孝子傳

晉孫畧有孝行卒時大殮日有一老父緼袍草履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爲孝行感通故神仙來弔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無子曰蘭公初居于曲阜縣高平鄉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

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豪字伯中語蘭公曰始炁爲大道於日中爲孝道仙王元炁爲至道於月中爲孝道仙王玄炁爲孝道於斗中爲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後晉代當有眞仙許遜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黃堂靖女眞諱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衡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遷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曰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

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翁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爲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眞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劉殷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殷恠而問之母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者半月于是忽然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春秋國語）

晉末黃祖至孝母病篤庭中稽顙俄頃天漢開明有一老翁以兩丸藥賜母服之衆患頓消翁曰汝入三月可汎河而來依期行見門題曰善福門內有水曰湎源池有芙蕖如車輪（幽明錄）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

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氷凍僚仰天歎泣脫衣上氷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氷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搜神記

羅威事母至孝及天寒常以身自温席上

郭世道孝行淳備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勝表閭門蠲其稅謁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宋書○又晉張敷以吳死孝武改所居爲孝張里附記于此

宋王朋喪父母家貧無以營塟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朋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磚竈前忽生泉水塟竟水復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爲通靈里

宋辛繕字幼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鷄首燕頷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氷之玄孫也有孝行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日夜悲泣嘗入林中暮雨驟至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庾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齊雁門解叔謙徵爲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愴

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便愈齊春秋

齊松滋令蘭陵蕭叡明母患積年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凍叡明下淚凝結如筯額上扣血成氷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即愈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則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齊盧陵庄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 並上

張敷生母亡至十歲餘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 流涕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

冥祐願花竟齊如故七日齊畢色更鮮紅看視
塋中稍有根鬚淑媛尋差

劉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
措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
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南史

梁彥先七歲父篤疾求紫石瑛不得彥先憂悴
忽園中見一物持歸乃紫石瑛北史

齊袁昂字千里明帝時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
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首着柩
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船獲全

齊江紹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父嘗患眼紹
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
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紹第三叔祿與草堂
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泉
見眞能度彼岸舊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
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勑荅曰純誠孝
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
智者以卿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差蓋慧眼則

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因濤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

庾黔婁至孝父病危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闔空中曰徵君壽盡命不可延汝誠禱既至致得至月末耳

師覺授南陽湟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絰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嬋義滅于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典旌其閭里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南齊書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　南史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明旦迎吾于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所居十里外有廢觀古石壇往而見老父在焉拜迎至家即于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

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

庾沙彌晉司空冰六世孫母死所坐薦淚霑爲之爛墓忽生松栢許株有異常松

梁庾子輿字孝卿武帝時爲尚書郎父域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峻艱難啟求侍從以奉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及父卒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灩澦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

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 並上

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
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
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
貌則其父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
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
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梁始興王憺表
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韓懷明客居荆州十歲母患尸疰懷明於星下
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
疾差無勞自苦未晚而母平復
柳遐字子昇有孝行其父卒
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
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
疽醫云此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
應聲即吮旬日遂瘳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
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
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

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
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
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
貌則其父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
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
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梁始興王憺表
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韓懷明客居荆州十歲母患尸疰懷明於星下
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有
疾差無勞自苦未晚而母平復
柳遐字子昇有孝行其父卒于揚州遐自襄陽
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
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
疽醫云此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
應聲即吮旬日遂瘳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
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
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

悲鳴全似哀泣

劉霽字士湮母明氏寢疾霽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以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褚翔字世舉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

梁阮孝緒母疾合藥須得人參孝緒隨一鹿至一所遂滅就視果得參南史

胡叟曰我此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携榼執壺至郊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恃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於叟或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給恒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魏書

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

悲鳴全似哀泣

劉霽字士湮母明氏寢疾霽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以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於墓泉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褚翔字世舉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

梁阮孝緒母疾合藥須得人參孝緒隨一鹿至一所遂滅就視果得參南史

胡叟曰我此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遇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携榼執壺至郊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恃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於叟或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給恒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魏書

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

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鑱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北史

崔子約喪母哀瘠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鬭患病秋容貌毀悴髮鬢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輒拜而止之獵者嘗逐一兎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嘗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遂得

以供母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焉

梁何瑚字重寶爲北征諮議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香曰貧道是二十七聖賢不退相人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爐煙香氣一旬方歇以下賢子

後漢李元禮祖父修奏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爲牧守

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令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後漢書

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語林

陳紀父實實子群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

何如祖父群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
梁湘東王繹孝子傳

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
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三輔決錄

公沙穆五子並有令名號公沙五龍後漢書

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
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
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
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
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當杖子
力矣論衡

李密字令伯六子皆英挺逸秀號曰六龍華陽國志

杜軫字超宗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
穎珪璋琬琰世號二鳳上

戴碩子延壽善書延與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
富有錢三千萬鄉人云戴碩兒敵陳載三千萬
錢宋書

王僧虔年數歲與子戲僧達下地戲作虎僧虔獨正坐採蠟爲鳳臺首曰此子終爲長者南史

王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人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褚彥回謂任遥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藉甚並上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彝尚書郎兄覽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十六國春秋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此唐事因此休文附此

王忻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九龍齊書

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飜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爲名士上

孝文臨軒冷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後魏書

傅豎眼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名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此人乘有一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 上○以下誡子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擒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國語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

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禪其果之繁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爾爲累矣去之則免乃携老持子逃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荀子

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克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設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晉羊祜誡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詔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訐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恩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恩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王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闘楷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耳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只許未知輔嗣何所道乎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呼汝老聃可復言未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袁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辯其指歸六十

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
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
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狄重華無
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咎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
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
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
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
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勤
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

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人間數事
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
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
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
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儀況我
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
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
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
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

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汝試三思勿諱吾言猶搥撻志輩與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復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矣南齊書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寧越不聞被撻南史

魏收以子侄少年頑誡厲遂著枕中篇以戒之

齊朝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頗及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當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顏氏家訓

特
419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巻』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巻』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